

「做了不少嘗試 還是不懂如何推廣」

油紙燈籠 新天地在何方

陳煒躍在家庭作坊為燈籠寫字(左)、上桐油。

大公報記者 李薇攝



編者按

嶺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支脈。然而，大公報記者在汕頭採訪時卻發現，當地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工藝傳承艱難，有的甚至瀕臨失傳。如何才能不忘初心，將傳統文化發揚光大，共築精神家園，《潮汕工藝傳承》系列專題通過實地走訪，聆聽那些矢志不渝、堅守陣地的老手藝人的故事，感受他們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困惑與抉擇、熱愛與擔當。

復古時裝秀 尋覓新出路

前美村的燈籠除了在海內外僑胞的青睐，每年都會銷至東南亞各國的潮人聚集區。而隨着社會對傳統文化的重視，以及復古潮流的興起，陳煒躍一家也接到了越來越多的特殊訂單。比如2019年，國際服裝品牌H&M籌辦一場跨界時裝走秀時需要大量油紙燈籠，苦尋之下，整個前美村也只有陳煒躍一家人手充足，可以在短短20多天的時間裏趕製出200多個油紙燈籠。「那一個月的通宵趕製，對我們來說也是極限。」

嘗試突破

此外，陳煒躍也接到一些為「復古」餐飲店製作裝飾燈籠的訂單。「這一塊需求主要來自江蘇，燈籠款式以常規為主。」亦有店舖要求製作宮廷式的六角燈籠，這就需要進行全新嘗試。比如要提前設計並製作內支撐的木模具，在編製時要考慮到六角燈籠是有棱角的，竹篾也需要根據角度考慮厚薄、柔軟，編織起來更費時費力。

還有一些學校邀請陳煒躍去給孩子們上油紙燈籠體驗課；一些歌曲MV邀請陳家四代一起出鏡編織油紙燈籠，為傳統手工藝代言……「雖然做了不少嘗試，也意識到市場會有一些特殊需求，但我們還是不懂怎麼去更好地推廣油紙燈籠，做更多創新。」陳煒躍認為，這或許是將油紙燈籠發揚光大的最大難點。

陳煒躍一家曾與國際服裝品牌H&M「跨界合作」。受訪者供圖

潮汕工藝傳承 ①

廣東汕頭澄海前美村下底園社的陳氏家族自清初開始製作油紙燈籠，至今已約有四百餘年歷史，因工藝精湛，曾經貨暢如流，成為遠銷東南亞等地的精品。鼎盛時期，前美村每家每戶都在編織燈籠，但時至今日，可量產油紙燈籠的僅剩不足三戶，包括四代人均掌握製作工藝的陳煒躍一家。難以創新、不懂推廣，可能是將這門傳統工藝進一步發揚光大的最大難點。或許，於前美村的手工藝人們而言，自己就像處於一座孤島之上，不遠處就是繁華的都市，但沒有「引路人」的他們，卻永遠無法抵達彼岸。

大公報記者 李薇

走近陳煒躍家門口，映入眼簾的是沐浴在陽光下的一串串半成品燈籠，或塗抹了桐油，或貼了紗紙，遠遠望去仿若一串冰糖葫蘆，可愛又迷人。跨過大理石門檻，經過一個狹窄的天井，就到了他們製作燈籠的「家庭工作坊」。一個廳房裏堆滿了竹子、編織到一半的燈籠以及刀、筆、硃砂等工具。

家庭作坊 年產兩千

坐在廳房之內，看起來精神抖擻的太奶奶陳耀刁一邊盯着電視裏的潮劇，一邊手法嫺熟地編織着一個灶頭燈。老人家邊看邊紮，根本無需低頭注視自己手中的作品，但旁觀者就算認真盯着她的手法，也無法分辨篾條是如何快速變化的。「沒什麼啦，也就熟能生巧。」面對稱讚，她一笑置之。這門幹了一輩子的活，陳耀刁早已了然於胸，只要拿起竹篾，手指自然就舞動了起來。

緊挨着廳房的另一邊，是一個露天雜物間。在這裏，陳煒躍的父親，69歲的陳少傑正在做着「破篾」的工作。所謂「破篾」，是指將泡水軟化後的竹子進行割青和細分。原本粗如手臂的竹子，在陳少傑的手中慢慢變成寬度約1到2毫米的竹絲，每一根都一樣厚薄、一樣光滑、一樣柔韌。「削的時候手要握緊，這樣篾條才會整齊均勻。」手握鋒利的刀鋸，陳少傑快速削動着竹條。製作者氣定神閒，旁觀者卻深怕製造出過多的動靜驚到那刀鋒。行家們介紹說，破篾是油紙燈籠製作最關鍵的工序，沒有半年以上的學習無法掌握關鍵技巧。

「我們家的分工大概是父親破篾，奶奶起頭，我做燈籠坯中間部分，最後奶奶收尾、糊紙，父親再進

行寫字。」陳煒躍介紹，14歲的兒子陳鑒棟則是在放學或者寒暑假期間過來打下手。在這樣分工明確的工作流程中，一戶人家一年可「量產」兩千多個油紙燈籠。

油紙燈籠的製作工序繁雜，主要包括：浸竹、劈竹、破篾、起頭、編製坯、收尾、糊紙、寫字、貼花、上桐油、晾乾等，其中最難的就是破篾和起頭，其次是寫字，很多燈籠往往就在寫字這一環節被做壞了。



目前前美村只有陳煒躍一家用美術體寫字。 方文奇攝

古法揮毫 字美費時

受燈籠大小以及凹凸不平的燈面局限，揮毫塗丹需執筆者擁有沉穩技藝，意在筆先。否則寫錯了，紅色顏料會滲透竹骨，這個燈籠就算作廢了。「市面上大部分油紙燈籠在書寫時採用正楷，但我父親是用美術體，會把字拉長，讓整體布局顯得飽滿，這樣掛高後會更好看。」陳煒躍說，美術體在撰寫時難度更高，耗時更長。在一對大燈籠上撰寫「三山國王（即地方守護神）」四字，就得一個多小時。目前前美村也只有陳煒躍一家還在遵循古法寫字。有時為了慎重，陳煒躍也會通過鉛筆草稿、填色方式撰寫。

燈籠祈福 彰顯門戶

話你知

在潮汕地區，「正月點燈籠」是傳統習俗。從除夕夜開始，各村各社各家各戶乃至祠堂廟宇都要掛燈籠祈福。因為在潮汕話中的「燈」與「丁」同音，「竹」與「德」同音，所以竹製的燈籠有「財丁興旺」、「德澤綿長」的寓意。

此外，燈籠也是門戶的標誌。不同的姓氏淵源不同，所以在燈籠上寫的「燈號」（取自創姓之初封地，或其先人的官銜或謚號等）也十分講究。比如陳姓的燈籠一定要寫「穎川世家」或者「忠順世家」，李姓的燈籠要寫「桃坑世家」，林姓的燈籠要寫「九牧世家」等。



太奶奶陳耀刁今年84歲，負責燈籠起頭部分。 方文奇攝

傳承需實惠 純愛難為繼

記者手記

虎年春節接近尾聲，又到張燈結綵的元宵佳節。我們這代人喜歡將「節味淡了」掛在嘴邊，但其實「淡了」的不是節味，而是一個個過節元素給我們帶來的「溫度」，比如剪紙、燈籠、醒獅、木偶戲，再比如那些通過一層層工序做出來的傳統小吃……它們不僅有老祖宗的智慧帶來的「文化溫度」，也有製作時真真正正的「傳承溫度」，而這些如今卻很難在過節時見到。

坦白說，傳統工藝傳承艱難已是老生常談。為了保護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政府也加大了扶持力度，但肉眼可見的是，這些傳統工藝的傳承依舊越來越艱難。

這當中無法忽視的核心原因，在筆者看來就是「經濟效益」。以前的手藝人只要手藝夠好，就能吃

飽穿暖；而現在隨着機械化生產逐漸取代手工，許多手藝在當下社會失去了實用價值，再加上老手藝人的離世，不少傳承了千年的手藝逐漸走向沒落。

習得一門手藝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，而這份付出無法與最終的產出形成正比。許多優秀的手藝因此瀕臨絕跡，「後繼無人」成為他們面臨的最大尷尬。

我們總說，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華夏文明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寶貴財富，但這些東西的市場價值無法提升，僅憑年輕人「為愛發電」，終究無以為繼。這是業界、社會、政府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。

情懷雖猶在「錢」景卻暗淡

傳承抉擇

當同齡夥伴還在玩玩具的時候，在燈籠坊裏長大的陳鑒棟更喜歡在放學後圍着爺爺、太奶奶轉，看爺爺破篾、寫字，看太奶奶編織、糊紙……年紀雖小，陳鑒棟現在已懂得編製坯。偶爾長輩們也會讓他幫忙糊紙，並在燈籠上修補字體。

「他從小就對做燈籠很有興趣，也願意幫忙。我們幹活他就在一旁看，現在編織起來也很利索。」提起兒子在編織燈籠上的天賦，陳煒躍喜憂參半。喜的是，孩子願意傳承手藝；憂的是靠做燈籠來賺錢，在這個時代真的太難了。他更希望兒子好好讀書，考上大學，從事更輕鬆、更有前景的工作。

在陳煒躍口中，在這個「機器代替人工」的時代，油紙燈籠賣的是情懷。可惜情懷不能成為油紙燈籠銷售的長遠驅動力，消費者考量最多的還是價格。「跟不上社會」、「沒有價值」成了陳煒躍在談及油紙燈籠時的口頭禪。

「打工起碼有休息時間，但做這一

行，生意好的時候沒日沒夜，生意不好就只能破篾，毫無激情。」交流中，陳煒躍並不願意多討論孩子的「傳承」問題。或者是兒孫自有兒孫福，或者是擺在眼前的「柴米油鹽」，讓他無暇思考更多的未來。但他說，孩子學會這門老祖宗的手藝，總歸是件好事情。

「就當人生多了一個選擇。」



陳煒躍和兒子陳鑒棟一起給孩子們上油紙燈籠體驗課。 受訪者供圖



客戶定製的新式燈籠。 方文奇攝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